



宗藩訓典未帙目錄

隋書

隋

蔡景王整

以下文
帝旁屬

蔡王智積

郇王慶

涼州總管恭仁

吏部尚書師道

房陵王勇

以下文
帝子
附劉行本李綱

秦王俊

蜀王秀

附于宣敏
元岩襄肅



原件短缺

漢王諒

晉王昭以下煬帝子孫

越王侗

齊王暕

趙王杲

新唐書

古

江夏王道宗以下高祖旁屬附尉遲敬德唐臨

淮陽王道玄

長樂郡王幼良

河間元王孝恭

徐王茂元禮子

同平章事勉以下元懿後

同平章事夷簡

同平章事宗閔

協律郎賀附韓愈李商隱杜牧



原件短缺

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互相愛由相假籍
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 評曰文帝言貧家兄
弟多相愛由相假籍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此
數言說盡世間兄弟之情狀蓋帝平日為二弟倚婦見
嗔故言之親切如此然既知之則宜戒之乃對父母我
得志當改二弟之姓為悖是弟悖而亦效之悖也况其
時正當危幾亦不當出此言幸父母不言而二弟不知
耳

○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智積在同州未
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
孫尚義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

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
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
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
之人或勸智積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
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
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
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
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
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
農太守委政僚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
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

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句自可擒耳
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圍攻之
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
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
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
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
評曰景王不睦文帝而智積能使帝不移怒而且哀憐
煬帝踈薄骨肉滕衛高陽皆不免禍而智積能保首領
以沒非其明哲挹損善處危疑能致是乎故智積可為
處變之法矣雖然教子不欲其有才能而身當玄感之
作逆則以計縻之使不得入關中以固根本又何其才

能也蓋教子者欲免其禍所以保家孝也糜玄感者所以保國忠也夫固各有當也

郇王慶

慶河間王弘子也弘以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姓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滅弘始入關復姓數從文帝征伐有功累封河間王煬帝時追封郇王子慶嗣慶傾回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遺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

族委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江都荒酒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于驪山諸侯畢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糒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虜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正恐禍生七首冢起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為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既僭偽號隆爵為郇國公後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

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帖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歸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為宜州刺史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而目喪明世克斬之評曰弘以楊冒郭非以郭冒楊也慶既歸楊則楊矣及密遺之書又郭密破又楊世克壻之又郭世克敗又楊或楊或郭唯利是視而全無水木本原之思真亡行誼鮮廉恥之尤矣其妻以不得東歸恥於長安之一婢而寧以藥死此烈丈夫所未易者慶雖為全於亂世而終不能保其嫡母於垂盡之年蓋慶不能全其妻故世克洩其憤於其母嗚呼此亦可為亡行誼鮮廉恥者之戒矣

涼州總管恭仁

出唐楊恭仁傳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苟細微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初楊元感叛詔率兵與玄感戰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耶高祖素知之授涼州總管恭仁久於邊諳種落情偽悉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聲就如納言頡利可汗入寇恭

仁懸機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懼而走太宗時擢
幽州都督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
石慶既貴不以勢尚人於譽望益重後以特進歸第卒
弟師道 評曰恭仁居鄉與物無忤臨事不苛細微時
人至方之石慶真古長者矣宜其攻戰非所長然在隋
則敗玄感以勇決在唐則走頡利以機權非蘇威所謂
仁者之勇乎嗚呼隋有宗室如此而不能使唐主收
而用之可慨也已

吏部尚書師道出唐楊師道傳

師道字景猷清警有才思正觀中參預朝政親遇隆渥
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

庶幾云太宗數訪群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
品為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銓
署專抑貴勢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為時所稱
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
急不得其力師道善草隸工詩每燕集歌詠自適後賜
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財詩如宿構者試為朕言之
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 評曰師道
固隋子弟也幸遇太宗大度而不疑之且使參豫朝政
黜陟百官使師道不自退避畏慎而斤斤為抗論國是
甄別人才則讒謗必興而殆辱隨之矣故其在朝則未
嘗語禁省事銓署則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雖其周謹

出於性生純淑自當無過而亦以先代之後恐其見疑而不得不出於此也太宗最明知人至論師道則謂其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力夫怯懦少更事緩急不得力此三者皆無所用於進取者也帝少之而師道之心正欲帝以是少之帝蓋入於師道之轂率中矣師道豈真怯懦少更事緩急不得力者哉或曰是固然矣帝賜宴命捉筆財詩而師道再拜不讓何也曰詩固無所用於天下者也陳後主隋煬帝俱工詩詩固非帝所忌也師道不嫌也

房陵王勇以下文帝子

勇小名覲地伐文帝受禪立為皇太子帝常從容謂群

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為亡國之道耶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為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不悅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令高頴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殖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

之間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
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
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
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
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一評曰傳言人君多疑
忌其兄弟不知雖父子亦有然者勇於至節張樂受賀
豈真有不逞之心以疑天子哉直其不儉以明得意云
耳而已不可忍於帝故為太子者但當謙素以養德青
宮而不可少有驕奢之心一有此心則必至不遜而犯
上此疑阻之所由生也勇之驕奢究其從來已在文飾
爵鎧之時矣帝惟不悅於其始斯有是疑阻於其終為

太子者可不謹其微哉

○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足於嫡而妃元氏無寵
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
妃薨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
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恒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
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
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
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
歔歔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
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
毒遇於杯勺皇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

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
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
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
爾我死後當魚肉爾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
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
大苦痛耶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
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
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公素具言皇后此
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所言吾又何為者
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弟恭儉有禮用此揣皇
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
內使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嘗
與同寢共食豈如覘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
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嘗恐暗地殺
之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
之意 評曰勇之廢也由楊素之讒構也楊素之讒構
也由皇后之不悅也皇后之不悅也由雲昭訓之專寵
也嗚呼勇與廣皆皇后所生徒以一阿雲之故遂為廣
所傾孽以致失愛於父母而讒人擠之人可不割肌膚
之愛哉

○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
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

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
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帝
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
勇束帶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
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
織芥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踈勇
評曰勇之怨望皆素為之也觀勇作庶人村之意固
已自怨自艾知其身之必至此矣帝知其不安而遣素
觀之猶父子之情也使素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而委曲
懇切以孝導勇以慈勸帝則天變可回帝疑可釋而太
子安矣顧乃至東宮而不入以要勇逮勇束帶見之又
不進以怒勇因以為勇之銜帝而怒也則勇之被廢豈
非素為之哉

○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
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
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
料食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
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鞠
勇之功賞也 評曰勇以廣得罪則勇固廣之所甘心
者帝廢勇則亦已矣遂立廣立廣則亦已矣又以勇付
之囚於東宮使廣得逞焉而且以鞠吾之子賞功為臣
者以鞠君之子受賞嗚呼獨不念此乃人倫之至痛天

常之極變家國之大不幸而非所以言功乎

○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過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癩鬼所着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帝遇疾於仁壽宮皇太子入侍醫奸亂事聞於帝帝抵牾曰枉廢我兒遣追勇不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偽敕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餘六人各母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與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

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嘗從行遇鳩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敕殺之 評曰甚矣楊素之奸惡也勇以廢非其罪請面申冤屈不可得至升樹叫聞情至哀矣而素奏以癩鬼所着不可復收其子儼表求宿衛辭情哀切使帝為之惻然情至痛矣而素奏以聖心同於螫手不宜留意既廢其身又殺其子素之奸惡何如哉帝入於其說遂忘父子之情以殺其身滅其諸子其心真同于螫手矣夫螫手施於他人且不可况父子間哉隋文之惡與煬帝等矣

附劉行本李綱

劉行本初為治書侍御史執法不阿拜左庶子皇太子

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時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

子慚而止未幾卒上甚傷悼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評曰勇有行本為庶子而卒以罪廢何蓋勇之行本宋之居州也令則夏侯以傾邪為其狎昵劉明陸爽以文學不能調護而行本以一齊人強聒衆咻之間烏能得其齊語哉宜其及矣

○李綱字文紀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為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柰何歌舞鷹犬織兒使

日侍側帝曰以汝為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 評曰綱為太子洗馬見庶子令則自比倡優而請正其罪可謂不阿然太子置之遂止不諫安知太子不用於復諫也及太子以罪廢而帝切讓官屬令則固為罪魁綱等亦宜引過顧反責帝之不素教是龜王毀櫝虎兕出柙皆可不任其責也不惟責不任且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又若憾太子之置令則者然嗚呼洗馬非東宮得言之臣誰為得言者哉卒之帝以為過而綱終不以為過則諫太子者一諫不聽遂可悻悻然見於詞矣且為隋太子洗馬使勇廢後又為唐太子詹事使建成不終嗚呼綱果不阿不詹事於唐可也

秦王俊

秦王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不許後歷遷揚州總管鎮廣陵轉并州總管初頗有令問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盛脩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幕籬重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楮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辭舍而已臣謂可容帝

宗藩訓典卷之八
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揚素復進諫
以為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
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為人尚誅管
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含
銀銀色變以為遇蠱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
德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薨於秦邸
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
王今亡可置靈座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
視見大蜘蛛大蛛蝮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
為也俊所為侈靡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
以為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
足矣何用碑為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
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絕賜死于其家 評曰俊有巧思
本為善之資也而乃用之斤斧之間作為無益之器以
致侈靡為帝所廢是挾巧思以為不善矣而其僚佐猶
欲請立碑碑者悲也不知何所悲耶將悲其奢而犯禁
貪而求息耶將悲其作七寶纂籬以媚妃而反為妃毒
耶將悲其欲出家而又好內耶將悲其為王而廢耶若
悲之而人以為笑不如無碑矣况帝之哭俊也止數聲
帝尚不悲顧欲人悲之耶

蜀王秀

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帝

每謂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衡既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夷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虫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俊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

之乃下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耶乃廢為庶人幽之內侍省評曰秀之罪特在賄元衡求益左右使嬖人為楊武通行軍司馬非有大惡欲反也其埋偶人作檄文皆太子為之以害秀而帝遂信而廢之寃矣且太子陰令楊素求

秀之罪狀而譖之則其為秀之罪者皆素之為也而帝又使素推之幾何而不構陷之使廢也哉素既譖勇今又譖秀素之奸惡不勝誅矣慶整為帝寒心而帝反欲斷其舌夫不能斷素之舌而斷慶整之舌何愛子不如愛素也蓋帝夙疑秀之必以惡終而猜防之而不虞奸人遂因此以為樹恩太子之計嗚呼秀去而五子大半去矣哀哉

附于宣敏元巖裴肅

宣敏字仲達義之子也少沈密有才思高祖踐祚拜奉車都尉奉使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

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竦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夔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楫孫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雖學謝

多聞然情深体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評曰秀之鎮蜀也盖用于宣敏之言以強公族使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也而帝卒信廣之非望素之邪謀而廢之豈其忘宣敏之言乎

○洛陽元巖字君山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高祖遣蜀王秀鎮益州以秀幼稚拜元巖為益州總管長史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見亦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王性好奢後嘗取僚口以為鬪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十

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見豈有是乎 評曰史稱秀憚巖為人每循法度故秀得罪而帝思元巖今觀其諫取僚口為鬪人取死囚膽為藥秀輒謝而止真有如史所稱者帝之思巖宜矣然巖不在故思巖及後帝大漸廣逼陳夫人帝呼柳述元巖召故太子是秀得罪時巖尚在也帝何以思之然則史非失於帝之思巖亦必失於帝之呼巖矣

○貝州長史裴肅上書曰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

廣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
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帝面諭而罷
之評曰帝之徵肅也是徵勇之幾也肅至而即罷之
勇於是無還理矣則帝漏言於楊素也素廣黨也素知
之則廣必知之以陰為之計彼能使無罪者得廢罪豈
不能使有罪者不自新

漢王諒

諒字德草開皇初出為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
山以東至於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
便宜不拘律令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
常快、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為重鎮

宜脩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脩器械貯納於并
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以王頹蕭摩訶為謀
主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
通徵之不赴遂發兵反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煬帝遣楊
素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
之諒大懼拒素於高澤厲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頹諫諒
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卒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
并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僚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
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
籍竟以幽死評曰諒之不赴煬帝之徵而發兵反也
蓋激於太子之廢秦王之徵蜀王之幽而懼其身之及

也其志可哀矣然唱言誅楊素名義亦正而帝使楊素擊之則素固諒之所欲誅者乘其來擊即當赫怒整兵陳師鞠旅以有進無退必得其大首而後足以輸宿憤快復讐也乃石壁一走而遂懼高澤一雨而欲旋退保青原又退保并州使素得以長驅深入而卒齎志喪氣垂首以降于素豈非有欲為之志而無能為之才以致此耶

晉王昭

以下煬帝子孫

昭文帝夢天神降而生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嘆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

是大竒之文帝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聞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南王仁壽初徙為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洛陽宮昭留守京師遂遣使者立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為祟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

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昭
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評曰昭之賢明使得
永天年以當繼明之任則隋室定矣而煬帝豈宜有是
子哉煬帝謀奪房陵之位而房陵陰滅煬帝之嗣天報
之也當時勇非素不廢故天示楚分有喪而帝以素當
之卒與昭同日以死天厭之也為房陵報也於乎可不
懼哉

越王侗

昭

越王侗字仁謹姿容性寬厚帝每巡幸侗常留守京都
字人化及之弒逆攝尚書元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
元皇泰以改達王世充光文都盧楚皇甫無逸郭文懿

趙長文為左右委以機務時稱七貴未幾字文化及以
秦王浩為天子來次彭城侗懼遣使招懷李密密遂請
降侗大悅即拜密為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七
貴頗不協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為世充
所殺皇甫無逸遁歸京師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
侗以為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為盟誓無二志自是侗無
所關預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為鄭王摠百
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
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侗
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堊祖之東都若隋德
未衰此言不可而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

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朕亦何望神色凜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姊而泣世充更使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潞國公尋遣姪行本齊煬殺之世充偽謚曰恭皇帝 評曰侗之即位實倚李密李密既為世充所破則侗復何恃哉段達事侗不能為侗盡力乃勸導唐虞之迹以賣國於世充宜侗之怒而切責之也觀其情辭慷慨神色凜然至侍衛者莫不流汗豈不錚錚濁世足恢前烈哉然而卒不免者天命已去亦末如之何也

齊王暕

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日元德太子薨朝野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踞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謐庫狄仲錡陳智偉等采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蔽匿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槪多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

歸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者
帝未有所荅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帝問主
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
門無故崩聽事袂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後從帝幸榆林
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
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
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
是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
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
王氏善歌貴游宴娶多或嬰致於是展轉亦入王家御
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其

事暕妃韋氏尚書冲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
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
則稱慶脫暕帽以為歡召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
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
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
為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
暕府僚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
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
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貴郎
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暕生變所
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

帝在江都宮元會暎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暎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踈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暎時尚卧未起賊進暎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暎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兇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暎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 評曰元德太子既薨則暎次當嗣無疑者使其能脩身謹德以孝於君親則儲貳之位誰能奪之而乃信主納柳女從獵遇帝獸以怒天子召相工徧視後庭以幾皇后慮元德有子而挾左道厭勝以奸儲貳皆非臣子所當為者此東都營第之變江都元會之祆紛々而見也嗚呼化及犯蹕而帝疑得非阿孩化及捕暎而暎謂詔使且緩父子猜忌小人乘之至死而猶不知殺之為誰哀哉

趙王杲

趙王杲字季子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炙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炙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為停炙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御前而血濺御服時年十二 評曰以趙王之孝而卒為化及所害血濺御服使帝含淚與子同死哀哉裴虔通之

惡殆與華子魚無異矣元德越趙威有令質特以煬帝
奪宗房陵幽死故煬帝卒以惡終而後嗣不使之昌天
之報施蓋不忒矣

宗藩訓典未帙

新唐書

太子諸王同傳

唐

高祖李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淵襲父唐公爵隋末領晉陽宮監于世民以煬帝遊江都劫淵起兵入京師代隋而有天下國號唐都長安

江夏王道宗

以下高祖旁屬

道宗字承範高祖即位授左牛備身時有賊劉武周者
逼河東秦王登玉壁城以望之謂道宗曰賊怙衆欲戰
爾計謂何道宗年方十七對曰武周席勝鋒未可當正
宜以計破之且烏合之衆憚於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
須食盡氣老可不戰擒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以
糧食匱乏引去追戰滅之出為靈州總管時梁洛仁連

突厥兵數萬傳壘道宗閉城守伺隙出戰破之高祖謂
裴寂曰昔魏任城王有却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
評曰魏任城攻烏丸也胡騎卒至我兵未集因固守
要隙以待其散遂身自傳戰追至乘乾雖諸將戒其深
入而卒過代大破之北方以平今道宗討武周見其兵
逼河東則堅壁以俟其飢而追擒之討洛仁見其兵連
突厥則閉城以伺其隙而竟破之其却敵之功視魏任
城真似之矣而高祖因以任城封之固以美之亦因以
激勸之使卒其功歟

○貞觀初以逐突厥又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又
破吐谷渾徙封江夏王久之坐賊免官削戶以王就第
明年拜晉州刺史遷禮部尚書侯君集破高昌平之刻
石紀功還京師有司劾其取珍寶婦女詔君集詣獄簿
對岑文本訟其冤赦之然君集頗怨望道宗言君集且
有異志帝笑曰侯公素端 評曰太宗信君集之素端
不特岑文本之言亦以魏徵嘗薦其有宰相才故也獨
道宗言其有異志而君集卒以坐逆誅則道宗知人之
明不惟岑鄭二公之所不及而亦賢於太宗矣書曰知
人則哲惟帝其艱之信哉然道宗之知君集亦有故焉
蓋人心術之隱微必久與共事者方知之也君集嘗為
吏部尚書而道宗正在禮部雖云異事實為同僚君集
雖以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而其心術之隱微固有

時人不及知而道宗獨窺見之者况其怨望之類已露其幾乎此其所以先逆而預料之也

○太宗將討高麗先遣張儉度遼規其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約二十日還見天子因入賊地相度其險易及還會高麗兵斷其路乃從間道走謁天子如其二十日之期帝曰責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絹千疋乃詔與李勣為先鋒度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衆皆欲浚溝保險以待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以逸制之一鼓而摧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先鋒當清道以迎乘輿尚何待勣善之乃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勣合擊大破之帝至咨羨賜奴婢四十口

乃築拒闔以攻安市城不幸闔毀道宗遂失部分反為賊所據因跣行請罪帝曰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之愈也遂置不問在陣傷足帝親加砭治賜御膳道宗晚好學接士大夫以禮不以貴驕倨國初宗室惟道宗孝恭為最賢 評曰道宗堅壁以禽武周守城以破洛仁而於高麗獨不從諸將浚溝保險之計何也蓋兵猶水也善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善用兵者亦因其勢而進退之此萬全之策也武周怙衆欲戰其勢在武周矣兵法避銳故不得不堅壁以避其銳而制之洛仁連兵傳壘其勢在洛仁矣兵法擣虛故不得不守城以伺其虛而攻之若高麗之討既與勣度遼拔蓋牟

城此兵法乘勝時也又賊救遽至其兵必疲此兵法乘
勞時也合此二法其勢在我矣又安得復浚溝保險自
處於怯而不爲先發制人之舉哉故前日之守今日之
戰皆勢使然也一也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勣道宗萬
徹而已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
大敗矣勣道宗因勢者也計萬全者也故雖不大勝亦
不大敗萬徹以我爲勢者也僥倖於一試者也故幸而
勝則大勝不幸而敗則大敗矣雖皆不失爲名將然與
其大勝而大敗也毋寧不大勝而亦不大敗也兵可大
敗也哉

附尉遲敬德唐臨出二
公傳

嘗侍宴慶善宮有斑在敬德上者敬德怒曰爾何功在
我上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眇
太宗不憚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
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唯
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飾悔可及乎敬德頓首
謝 評曰道宗見敬德爭功紛競於侍宴之間而解諭
之無非欲其不失和氣以成師師濟濟之風可謂善處
友朋之際矣而敬德遂拳毆之幾眇其目何哉漢灌夫
亦壯士特以爭杯酒有詔劾罵坐不敬誅甚及魏其敬
德儻不遇太宗亦不免夫矣不能下人爲傲不善居功
爲驕殆與夫無術而不遜者一律但史稱道宗晚好學

宗藩訓典未快
接士大夫以禮而考此宴在為任城王之時則其學道
謙讓固以聞之蚤矣豈其資性然歟

○唐臨字本德武德初為萬泉丞後遷御史大夫韋挺
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
亂斑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斑挺失
色衆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 評曰
唐臨真鏗、賢大夫也其遷御史大夫也韋挺已為御
史大夫矣挺頗易臨故責著位不肅而明日挺適越次
與道宗語臨即進曰王亂斑又曰大夫亦亂斑夫事君
盡禮宜莫如孔子鄉黨記子在朝與上大夫言閤閤如
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挺與道宗語於朝而臨責之
然則孔子非歟是不然草昧之初法制未備朝廷之禮
多半不肅而欲肅之必自貴始故挺責臨著位不肅臨
責挺道宗亂斑皆非私意也孔子事君盡禮孟子亦自
謂莫如我敬王時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吊入門有
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
獨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
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知孟子以歷位而不與言則知
孔子之朝與大夫言必不歷位矣知孔子不歷位而與
大夫言則知挺越次與道宗語為當責矣而或者疑臨
為報復之私史稱臨性旁通專務掩人過而肯為是悻
訐以自快其私乎此必不然也

淮陽王道玄

劉黑闥取唐定州唐遣淮陽王道玄擊之敗沒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陣萬寶擁兵不進由是敗沒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曰道玄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陣心慕效之以至于此為之流涕 評曰大將與副將未有不協而能成功者道玄不協萬寶固有致敗之端然萬寶坐視道玄之輕敵而不為後繼以致敗沒是以已私忿忘國大計也其罪可勝誅哉秦王深惜道玄而不罪萬寶失師律矣

長樂郡王幼良

幼良資性暴急高祖數曉勒之不為悛改有盜其馬者輒殺之帝怒曰盜馬者信有罪矣王而專殺豈可哉詔禮部尚書李綱召諸宗室即朝堂杖幼良一百乃釋出為涼州都督又嘯不逞之徒為已左右州里苦之太宗立或告王陰養死士與境外交詔宇文士及往代為都督并按其狀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鞠視無異辭遂賜死 評曰夫子問傷人於廐焚秦穆施橫恩於食馬而幼良輒殺食馬之人不亦暴乎夫盜罪不至于死專殺自速其辜高祖召諸宗室杖責朝堂即鳴鼓而攻之意而竟釋之是殺人者不死而人可殺也然猶親可議也釋之而又以涼州都督任之是以殺人之柄授之殺人之入使專殺也涼州之民何罪哉卒之嘯不逞以苦州里

宗潘訓典卷之
養死士以交境外雖幸釋於高祖卒賜死於太宗蓋凶
人之性不移天網之恢不漏恃勢專殺者可戒已

河間元王孝恭

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
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請
阮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
降者乎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輒下 評曰孝恭本以
招慰山南為職招者招其未來慰者慰其已至孝恭不
阮已俘之衆而輒下騰檄之城可謂舉其職矣

○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俄進
荆襄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

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柰何棄之反為賊資乎
孝恭曰銑之境南際于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
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放之賊
見戰無蔽江而下必謂銑已敗不敢即進兵覘候往返
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果
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評曰孝恭之降蕭銑雖以
放戰艦於江中以疑敵援之所致而亦前日不阮賊俘
之德有以感動而招掾之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信哉
○未幾輔公柝反寇壽陽詔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引
兵趨九江將發大饗士栢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
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耳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

憂公祐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栝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為安後果擒公祐江南平璽書褒美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口寶玩不貲進為揚州都督 評曰討賊饗士正衆人觀望之時而忽有栝水變血之妖坐皆失色則人心動矣使孝恭不徐以鎮之是不見賊而先自懼也兵以氣為主氣既懼矣勇何自生故孝恭處之自如且以為賊臣授首之祥以安衆心作士氣而非真以為祥也然則孝恭亦為詭詞濫說以愚一時之耳目乎非也既自量其無負於物不足以致妖又量公祐之禍惡貫盈必足以自滅固知此血為公祐之妖而我之祥爾禍福無基唯人所召卒之

擒公祐平江南昔為饗士之妖今成飲至之祥若孝恭者真唐朝之名將宗室之賢藩矣

○孝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度嶺而南盡統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徽自衛或誣其反召還頗為憲司鐫詰無狀赦為宗正卿賜實封千二百戶貞觀初為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性奢豪後房歌舞伎百餘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足充事而已吾沒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十四年中飲暴薨年五十帝哭之慟贈司空揚州都督謚曰元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

驍將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
自見云 評曰太宗時宗室封王者例降為公孝恭亦
踈屬以功不降而能貴不驕勞不伐復受異知圖形凌
烟夫雲臺諸將馬援以外戚不與宗室視外戚更親而
孝恭乃得與凌烟之選豈非以其功德必不可沒耶昭
昭帶礪炳炳丹青輝古映今為宗室望孝恭於是不可
及矣然不免反誣何也昔蕭相國治未央宮以為非壯
麗無以重威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
為勢家所奪味孝恭詞旨皆似法蕭相國者而不知蕭
相國之治未央宮為高帝治也非壯麗無以重威為高
帝重也然猶不免高帝之怒必待解釋而後悅而孝恭

自治其第乃欲以威重夸遠俗安得不起讒夫之譖哉
至鑄誥之後始悔壯麗而別營一區亦以晚矣固知學
術不可不明舉動不可不慎凡為人臣者所當鑑也

○呂溫作凌烟閣勲臣贊以河間元王孝恭為首贊曰
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
勇是經適駿有聲為唐宗英暴隋天亡群盜猖狂我伐
用張時為哲王武有烈光為瓜翼肺腸經綸八方自南

徂東晏海澄江

平蕭銑
輔公祐

使父兄帝天下化家為邦用竭

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柔嘉惟則佐
高祖建大勳如周旦奠與大宗守大成如漢間平宜君
宜王磐石無疆 評曰擬凌烟閣所圖以長孫無忌為

首而孝恭次之杜如晦魏徵房玄齡等循次及之凡二十四人而溫此贊則首孝恭而黜侯君集張亮蓋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侯張二人身陷大逆故於贊中微示予奪之意焉然其序又以唐莒公劉渝公為首則不可知矣夫凌煙之圖本以錄功位次先後必自有說贊者但當因其原定位次而序之若以異姓為後而首元王非錄功之意矣而况序贊又各不同乎獨不列侯張差為得之然不若贊其功而誅其罪庶不相掩也

營州都督晦孝恭子

晦初為營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勞賜遷右金吾將軍檢校雍州長史摧摘奸伏無有留隱吏下畏之高宗將

幸洛詔晦居守謂之曰關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牽制不可以成政自今法令外苟有可以利人者輒行之不須以上聞故晦得自操縱有所猷為治有異績 評曰晦之治有異績蓋以詔可輒行得自操縱不為法令所縛以行其志也然治世之政較若畫一若以法令之牽制而輒行已意則猾吏乘之舞文奸民因以隲法政不可成而紛紛多事矣故善為政者必以守法為主而間有扞格難行者稍稍變通務使諧適以不失法令之意斯為得之然則高宗之詔非歟曰晦都督營州以治狀聞檢校雍州吏民畏之帝固知晦之為政必非以私意更張而敗事者特恐其於利人之事或礙於法令而不

得行耳非晦帝亦未必有此詔矣雖然帝出幸而晦居守此其責任若何而可荷哉帝固不當有此詔使晦得也叔段居京洵美得衆異鎮咸陽號王速讒前事可睹矣蓋人主以威福為柄假人則君權喪人臣以紀法相守自專則臣節隳

○晦第嘗起觀閣下臨肆區其人候晦而言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願外人窺伺今將辭公而去矣晦驚遂毀撤其觀閣焉 評曰晦之起觀閣不過欲登高望遠以廓盈視豈為窺人室家之私而故臨肆區哉始以慮不及此而偶為之卒以聞人欲去而遂毀之既

不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又能舍已以從庶人之禮克己之勇安民之仁閑家之義胥見之矣晦真賢哉

漢陽郡王瓌

高祖使漢陽王瓌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說利害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者隨瓌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不拜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為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遣還遷左武侯將軍代孝恭為荊州都督政務清靜嶺外酋豪數相攻瓌遣使諭以威德皆如約不敢亂後例為公長史馮長命者嘗為御史大夫素貴事

多專決瓌怒杖之坐免起為宜州刺史薨子國貞剛鯁
有吏才清白善用法世稱辦吏 評曰瓌使突厥始以
開說致頡利之入獻繼以長揖致頡利之禮遣其不辱
君命雖古庸使何以加諸至於杖屬坐免則有說矣蓋
馮長命既為長史則瓌國其上官也事不得以素貴而
專決都督雖云尊重但長史亦命大夫也刑不得以盛
怒而濫加然先之者長命也使瓌於是時能請而裁
之則官有統屬國有紀綱必有以處之非勅戒必別叙
矣乃不勝其憤而杖之則其坐免亦宜雖然瓌不屈於
頡利其肯反屈於長命哉

武都縣伯曷孝斷曾孫

武都縣伯曷少孤事母孝始為枝江丞荊州長史張柬
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累擢衛尉少卿居母喪毀
瘠如柴訖服除家人未嘗見其言笑與兄弟暈相友
善四遷至黃門侍郎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
之俗凡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
曰黃阮有狗數百頭習食其齧頗為人患官吏不能禁
曷至捕群狗殺之申屬禁條約不許再犯遂革其風後
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還以奉使有功再遷吏部曷
美風儀以注重稱當時有宰相望累為太子少傅 評
曰浮屠幻視其身故以身飼鳥獸曰慈悲太原崇信其
法則宜以未死之身棄之而乃死而不葬以飽群狗其

意以為尸者死也死無知也塋則下為蝼蟻食不葬則上為鳥獸食而舍彼取此似得浮屠之法也而不知佛之慈悲即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之意故韓子稱浮屠文暢為墨行若以尸飼獸是愛其身欲其生雖尺寸之膚不忍捨矣烏在其為慈悲哉孟子闢楊墨以無父無君比之禽獸而浮屠棄父母之遺體於鳥獸其非孝無親固已不免聖王之誅况依浮屠之法為自利之私而又託浮屠之名惑太原之俗不惟王法所不赦而亦浮屠所不為者也則蒿之厲禁而痛革也豈非為政之要務哉東之稱為帝宗千里駒真不虛矣

淮安王神通

出房玄齡傳

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事平王為皇太子擢右庶子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邳國公食邑千三百戶餘皆次序封拜帝顧謂群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諭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攻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及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

賞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袂思欲對上陳說至是咸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耶 評曰神通自以首倡義兵佐軍興不伏玄齡等而不知太宗之論功定封意固有在也詳考本傳蓋以玄齡計除隱太子引如晦協判而無忌白請敬德討難君集勸進以成蹀血禁門之功故首玄齡次如晦次無忌次敬德次君集功皆第一當是時神通曾無一言贊之安得居其上耶至以未嘗躬行陣勞抑之則其詞遁矣既曰叔父兵誠先至豈有不躬親行陣而率兵至者也

○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手勅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唐主唐主怒以責立民復謂裴寂曰此兒父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評曰令教並詔勅行高祖之失教給抗勅賜後秦王之過未暇悉論特秦王既以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則神通之以首創義兵自明末為不可安得遽盡言排斥之耶無非為其雖首創義兵而不與協判大計耳

膠東郡王道彥

神通子

膠東王道彥自幼孝謹初神通常避吏于鄆謂以罪為避被疾山谷間至于累旬而食盡道彥羸服乞丐於人間或採野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食即神通有所分

必辭以飽而箴之以待復進也貞觀初為相州都督徙
岷州以父喪解職親負土為墳手植松柏偃卧廬中柴
毀骨立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嗟嘆勅侍中王珪臨喪慰
諭服除復拜岷州都督間遣入党項諭國威靈區落降
從評曰道彥因父難而乞丐山谷以周旋奔父喪而
築墳偃廬以終制養生送死俱盡其道矣史稱自幼孝
謹豈其天性然歟但神通分食必辭飽而箴之以待復
進與曾元何異曰此迹不異而實異也曾元以酒肉養
親於無事惟患棄餘不患不繼道彥以乞丐養親於急
難惟患不繼不患棄餘故曾元之言亡蓋不念父之志
寧自居於欺而欲食之以餘也道彥之辭飽蓋惟恐父
之饑寧自忘其饑而不忍食其分也此二人之辨也

○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唐始興務廣支藩鎮天
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
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
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
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疎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
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
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疎屬王者
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評
曰按宗室系表曰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
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各隨其人之賢愚遂

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或至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又按史贊曰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奸諛幾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稱賢相又按李德裕疏曰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堂也今宜聽其年高屬踈者出閤又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竟不決而罷由此觀之則唐之宗室始則踈屬皆王後惟子得王踈屬例降公至世遠親盡則各隨賢愚與異姓雜仕其貴者至宰相而不然者流落民間勿恤也又其往則幽閉之不令出閤不惟不得仕即婚嫁亦不可得而一朝有變駢首就戮無一遁逃矣况望其匡復而再興乎范氏以為有唐之後五代之際苗裔湮滅祀夏無主者祖宗之所致也然則創制者可不思為久安長治之策哉

太子賓客齊物

神通子

齊物字道用性苛察少恩喜發人私然廉潔自喜吏無敢欺者忿陝尉裴冕械而折愧之及冕當國除齊物太子賓客世善冕能損怨評曰裴冕不記齊物之械已而能以德報之世遂善冕損怨而不知齊物有以致之蓋齊物廉潔自喜喜發人私觀其折愧之意必冕之為尉不能廉潔為齊物所忿而特械之以愧其心而成其

廉也故齊物雖發冕之私而冕實心伏齊物之不公則其損怨豈可獨歸善於冕哉

節度使復齊物子

復字初陽衛伯玉才之表江陵令得上心改容州刺史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沒為奴婢長役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原縱在容三年人賴以安轉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畧使高正平張應繼卒其佐李元度胡懷義等因阻兵脅州縣肆為奸賍復至誘懷義杖死流元度南方肅然教民作陶瓦鑄諭蠻獠收瓊州置都督府以綏定其人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亂以復代融節度復下令墾營田以稟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悅復更方

鎮所在稱治然頗嗜財為世所譏 評曰昔人嘗言廉吏不如能吏非謂吏可不廉也蓋廉為守官之一節廉而無能則其猶介雖若可稱而無補于治無益于民曾不如有才者足以辦事而任重也史稱復更方鎮所在稱治而考其設施如縱奴婢按奸賊教陶瓦諭蠻獠府瓊崖墾營田皆濟世安人之事非有才者不能也而世以嗜財譏之然則廉而無能反裕於治矣達如子貢不以貨殖妨從政竒如陳平不以受金害宰國此復之所以見才於衛伯玉而表薦之也然視乃父則不逮遠矣一廉一貪操既不同一正一詭心亦殊異如愧裴冕則忿而械之誅懷義則誘而殺之可見也嗚呼伯夷洵而

有量怨是用希齊物蕪而不私冕能損怨復欲懷義之不怨難矣

襄邑王神符出長孫無忌傳

帝以無忌進策司空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恐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固相之 評曰神符之不才無可考見但帝必非以才為不才也而對廣衆言之則非諱親隱子之意矣無忌玄齡蓋帝心腹私人也玄齡拜侯恐人私之故借神通之無功以明其功無忌拜相恐人私之故

借神符之不才以明其才無非欲使臣下知己之封侯拜相皆無所私而不得議焉耳迺厚之士論人但舉其長敦樸之君在朝恥言人過况叔父哉帝於是傷雅道矣玄齡非外戚所謂私人蓋二人是太宗一邊的人計除巢隱之亂者故無忌因士廉口陳太宗與士廉面諭皆假託之詞觀本傳云帝又思所與其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以賜且况其功便自可見嘗讀許敬宗傳言敬宗脩高祖太宗實錄竄改舊文專出已私始虞世基與善心敬宗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太宗賜

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敬宗竄易所賜固以子婦私敬德亦以賦述無忌之功可以移之敬德而移之太宗定功以無忌敬德君集三人皆第一則玄齡與三人皆帝私人信矣獨君集守節不終則帝雖私之其如彼之不肯私何此評當合神通評同看玄齡女為王允男尚主亦外戚後進司空仍

東都留守程神符五

程字表臣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縣尉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為翰林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

嬾古懶

日過八磚乃至時號為八磚學士敬宗初以本

官同平章事帝冲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闇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再為僕射程為人辨給多智然簡倓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常目在前卿朝廷羽翮也為東都留守卒 評曰程以簡倓之性事冲逸之主故最為帝所遇而有朝廷羽翮之稱也然觀其宏詞賦五色之日片言折十年之獄德宗因秋寒改月則援玄宗月令止之敬宗在諒陰興作則以回奉園陵阻之真

足以羽儀朝廷者而史嘗以在位無所發明譏之豈以文辨勝則少仁不可以任重簡佻成則太簡不可以南面歟

中書侍郎石

神符五世孫

石字中玉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時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皆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文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平章事石器雄遠當軸秉權無所撓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仇士良等徃徃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恧縮不得對搢紳賴以為強

焉他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陞帝喟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諭敢問所以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陛下今自視何如即位時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徃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脩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惟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民不加賦

太平之術也又問柰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薄最不得措其奸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敢弊衣美食况天子獨不可為法乎帝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強帝志使不急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為非顏回匹夫耳自比于舜陛下春秋富嘗觀

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柰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評曰文宗亦有志之君也然聞太宗昇平之期則曰行之得至乎聞鄭覃文宣之比則曰渠敢望是此古人所謂魄不強也魄不強者為不力為不力者行不至故石以顏回比舜激而進之以起其懦而決其成則二帝可三何有于太宗何有于文宣嗚呼石真大臣矣

○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踞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鞭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金吾大將



原件短缺

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
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評曰當文宗
時宦寺之勢極矣而文宗欲強主威於上李石欲張王
室於下君臣同心宦寺切齒思欲起而為亂久矣故使
還邊中常侍走馬入金光門為外嘯使宿衛陳君賞率
衆立望仙門為內應固將以倉皇錯愕之際掩其不備
以成肘腋之變也而孰知屹如山岳有石在乎夫無根
之禍不耐久有主之主不可搖以有主制無根此亞夫
所以定夜驚也不然君賞導外兵以入百官隨郵車以
出而天子將安歸耶嗚呼石之功自此顯石之禍亦自
此始矣

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當
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
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轅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
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賊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
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他日
宰相所用強蔽其過此其私也 評曰石論朝廷與兩
河諸侯強弱之勢全係人才有無深切事情可謂真宰
相矣而及其用人則得于韓遼失于韓益然終不以已
嘗用之而蔽之而卒按之此帝所以亮其至公也

○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京師
震恐石因卧家固辭位有詔為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

權歸閹監天子畏逼幾不立石起為相以身徇國不恤
近倖張權綱欲強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
帝知其然遂罷去卒 評曰石能免難於金光門而卒
不免於親仁里唐之事勢至是不可為矣

○高銜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遷中書舍人開成元
年擢知貢舉文宗自以題昇有司銜以籍上帝語侍臣
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
近制以正頽俗而銜乃能為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
大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
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即以銜為禮部侍
郎閱三歲頗得才實 評曰文章闕氣運盛衰而文體

係君相好尚有國者不可不任其挽回之責也文宗以
文章卑弱責知貢舉而鄭覃贊帝革近正頽以表奏浮
華責掌書記而李石稱帝懲弊抑末則變卑弱為闕深
挽浮華為典雅文體自此可正而氣運自此可回矣奚
必如揚縮李栖筠鄭覃諸公必罷進士之科而後可挽
浮薄哉至於李石所謂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
誠為確論蓋事非言不達言非文不遠故夫子論文以
辭達為主而蘇子論文又以夫子之論為主今之為文
者競聘詞華不考事實或託文以掩質或牽事以就文
是不以詞達意而反以文害事矣故於石論深有感焉
○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

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慚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評曰石之欲帝原雪申錫非止為申錫蓋即拜相時願帝鑒照不惑之遺意何前日之宋申錫即今日之李石今日之仇士良即前日之王守澄石固慮之而為申錫言也孰知真忠之忠不如詐忠之忠後日之慚無及當日之迫而石亦申錫矣哀哉按申錫傳文宗即位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剷除本根思可與決大議者察申錫忠厚與謀去守澄等上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進同平章事乃除王播京兆尹密諭帝旨播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遣軍候且盧著誣告申錫謀反脅成其罪乃貶申錫開州司馬時右補闕韋溫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奸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霧咎耶率同舍伏閣切爭出韋溫傳嗚呼味帝所慚當時亦悟其失之語則帝之鑒照本不為霧所蒙特畏其濡濡而不敢而石秉燭之言益可哀矣

隴西恭王博義及弟奉慈

隴西王博義武德初與奉慈例為王

奉慈為渤海王

高宗時擢

累禮部尚書特進驕侈不循法度伎妾數百人皆曳羅紈其梁肉王放於聲樂以自娛其弟奉慈亦荒縱皆為帝所鄙嘗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况親戚乎王等昵狎

小人專為不軌先王墳典不聞學何以為善哉各賜市書絹二百疋以愧切之然不自克也及薨博義謚曰恭奉慈謚曰敬評曰元方難為兄以弟賢也季方難為弟以兄賢也今博義驕縱奉慈荒縱至賜市書之絹而不知愧真魯衛之政兄弟而與二難異矣一謚為恭一謚為敬其亦反言以愧之歟

陽羨逸民戡奉慈七世孫

戡字定臣幼孤年十歲所即好學遇大寒掇薪自炙或夜無燃膏則默念其所記其勤如此年至三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以唱名為恥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民敬信而化服之有鬪爭不決

之事不之官而詣戡以辨其曲直焉凡論著數百篇嘗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艷不逞而世競重之乃採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為唐詩以譏正其失云評曰觀戡耻唱名而歸隱薄元白而譏正真好古君子也化行陽羨辨止鬪爭與虞芮之質成陳寔之表正何以異雖不能盡行其所學亦庶乎不為之政矣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信夫

節度使琦孝同五世孫

琦遷諸道鹽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昵之琦因恃恩驚橫天下推酒漕運琦得專之故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闕下暴其罪帝械以賜琦琦豫

浚大坎至則并械壅坎中聞者切齒錡得志無所憚圖
父安計乃益募兵選善射者為一屯號挽硬隨身以胡
奚雜類蚪湏者為一將號蕃落健兒皆錡腹心稟給十
倍使號錡為假父故樂為其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
為節度使罷鎮鹽鈇轉運錡喜得節而忘其權去暴踞
日甚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倔強者稍稍朝錡不自
安亦三請覲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
代之錡遷延不即行因中使謀據江左憲宗以王鏐為
招討使發兵進討錡遣兵馬使張子良領兵下宣歙池
錡甥裴行立雖預謀而欲効順相與約還兵執錡錡聞
之舉族慟哭子良以監軍命呼錡束身歸朝左右以幕
縋而出之錡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明
日而敗送京師帝御興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
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臣為節度使不能斬子良然後
入朝耶錡不能對腰斬于城西南 評曰錡以宗臣為
節度使則宜身率方鎮以佐天子而乃專鹽鈇之利初
則進羨餘以固寵繼則養親兵以自防雖請覲於倔強
之稍朝又遷延於僕射之內召卒之江左不可據而裴
甥謀執之矣蓋失道寡助親戚先叛及興安問罪乃欲
歸咎于子良亦何益哉雖均之叛臣視懷恩懷光輩當
浮之矣

附李紳出沈亞之
作李紳傳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懇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為言不入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申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為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琦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長養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生畏苦前倖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評曰按贊言李琦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為書以大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体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亦知言矣

宗正少卿漢

道明六世孫

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文詞雄蔚可觀為人剛毅而多大畧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累遷左拾遺敬宗好侈宮室有舶賈獻沉香亭材料帝受之漢諫曰以沉香為亭何異桀之瑤臺紂之瓊室乎是時王政繆僻漢言切直多所救補坐婞訐出佐興元幕府文宗立召為屯田員外郎史館脩撰論次憲宗實錄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其子德裕惡之會李宗閔當國擢知制誥稍進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初德裕貶袁州漢助為擠排後德裕復輔政遂以宗閔黨出漢為汾州刺史未幾改州司馬詔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數歲徙

絳州長史遂不復振大中時召拜宗正少卿卒評曰舶賈獻沉香亭材料以導諛於君而漢能直規之至比于瑤臺瓊室雖未必變帝之志亦無媿於拾遺之職矣原其所以皆以少事韓愈得為學之本原故也然卒以婞訐出佐興元又以書法不假借見惡德裕遂終身不復振悲夫

○序昌黎韓愈文集曰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否也易繇文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蕭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僭

竊為工爾文與道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蹕齋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目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評曰南紀之文得之昌黎氏故其存昌黎集往往如其為文其曰文者貫道之器蓋以昌黎之文雖極于千態萬貌而卒澤於道德仁義文與道一貫也而宋儒病其岐文與道為二通書不云乎文者所以載道也夫文以載道與文以貫道何別言出濂溪則人不非之言出南紀則人遂病之可怪也已

隱太子建成

以下高祖子

隱太子建成資簡弛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建成素驕不恤士雖甚暑晝夜驅獵衆不堪其勞亡者過半王珪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知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豪歸之陰許立為皇太子勢甚危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進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為人所稱道

今黑闥反叛殘孽衆不盈萬利兵鏖之唾手可決請往
討因結山東英俊心自封殖建成遂請行討之禽黑闥
帝晚多內寵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妃御以自固帝謂
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東宮爾固辭故
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歷年吾重奪之觀而兄弟終不
相下同在京師忿鬪且深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
王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
可遠膝下帝曰陸賈漢臣也猶過過諸子况我天下主
東西兩宮思汝即往何以悲耶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
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留之京師一匹夫爾因密使人
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洒然吾觀其意

不復來矣事果寢俄而突厥寇邊太子薦元吉北討欲
因其兵作亂建成元吉乘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元吉
引弓欲射不能發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
尉遲敬德追殺之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間父子
不親此或作失而弗斷反蒙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
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貳相濟為蕭牆憂秦王功
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為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重負
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慰撫之曰朕幾有投杼
之惑秦王號泣不能止建成死年三十八 評曰建成
之死人皆以為高祖殺之而不知建成自殺之也何也
高祖知起晉陽平天下皆秦王力欲定東宮而又以建

宗清言典考
成立多年所重奪之二者心戰不能自決于是欲還秦
王洛陽建天子旌旗是欲與建成分王為東西唐也觀
東西兩宮思汝即往之語可見向使建成不阻其謀高
祖不寢其事則秦王還洛矣雖其志必不肯偏安而于
今且當以養晦父子兄弟尚可無事也彼建成等乃欲
留之京師而以一匹夫視之天下有一匹夫如秦王者
乎卒之京師之人皆為敵國還視玄武身為獨夫豈不
哀哉雖然建成固當局而智昏也王珪魏徵立局外而
旁觀之者其孰勝孰負固已知之審矣何不勸建成為
秦伯之讓曰陛下非秦王則唐公也殿下非秦王則唐
世子也神器有歸天命匪謀陛下忽忘唐公之所立殿
下遂貪唐世子之所亡切為殿下危之則建成雖昏當
必有動心者乃不出此而勸其討黑闥之殘孽以助功
名結山東之英俊以自封殖豈不謬哉以敗着教敗基
建成之死吾固謂王魏不能有以生之也

附李綱

綱為太子詹事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稱疾不從有進
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
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諭固厲綱矣後太子
狡狎亡賴以秦王功高忌之綱頓諫不見聽遂乞骸骨
帝罵曰卿為潘安仁長史而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
安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

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水內石敢父為尚書乎且臣事
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曰知公直士幸卒
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
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
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綦間太子覽書不憚所為
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名臣
手敕未嘗名 評曰建成以操刀膾鯉薄唐李以弼諧
審諭屬綱則其胸中之涇渭固甚明也及覽綱所上書
又不憚何耶蓋建成於是時方與王魏日夜謀閱其兄
弟而綱乃勸其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
廷綦間是其意水火也此其所以不憚也悒悒無聊請

老而去託孤寄命易古所難帝每聽政必詔綱與玄齡
王珪侍坐當言託孤寄命
古人為難
綱以為易然則綱之事建成與王魏異矣

巢刺王元吉

巢刺王元吉初生時其母太穆皇后惡其相貌欲不養
之侍媪陳善意私乳之及長猜鷙好兵高祖起兵以元
吉留守太原及受禪進王齊為并州都督居邊久益驕
侈不肯撫恤軍士常使奴客妃妾數百人披甲廝殺以
為戲弄死傷甚衆後元吉中創善意止之元吉大怒命
壯士拉死私謚慈訓夫人劉武周略汾晉詔遣右衛將
軍宇文歆助元吉居守元吉喜打圍嘗載置綱三十車
曰我寧三日不吃飯不可一日不打圍及其打圍又縱

卷之九 貞白書院

軍士擄掠百姓蹂踐田禾遇人當路輒射之觀趨箭以為戲樂夜則不閉宮門潛出民間淫亂為非歆驟諫不聽乃顯表於帝帝召元吉還元吉又密諷民詣闕請留乃不召武周以五千騎屯黃蛇嶺隋榆次攻祁勢張甚元吉惶懼乃給司馬劉德威曰公以老弱守吾率銳士拒賊因夜賫其寶物携其妻妾棄城奔京師并州隋帝怒令從秦王征討不復專軍秦王圍東都竇建德來援王以精騎逆戰而留元吉屈突通為守世克易之輒出兵元吉設伏劫之斬首八百級禽其將東都平拜司空賜袞冕服鼓吹二部班劍二十人黃金二千斤與太子秦王得三鑪鑄錢累進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時秦

王有功而太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欲并圖之護軍薛寶以元吉字合之其文成唐諷元吉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於是數諷太子除秦王而且邀結宮掖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使為游說帝遂踈秦王愛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為用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將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害突厥入圍烏城建成因薦元吉北討乃多引秦王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與行又籍秦府精兵以益麾下承間密請誅秦王帝曰是有定四海功殺之無名元吉曰王昔平東都顧望不即西散金帛樹私惠豈非反耶帝

宗藩訓典卷之六
不應太子與元吉謀兵既行吾與秦王至昆明池伏壯
士拉之以暴卒聞上必信然後說帝付吾國吾以爾為
皇太弟而盡擊殺叔寶等蔑不濟矣率更令王暉密以
謀告秦王王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帝報旦日窮治
及期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衛建成元吉至臨湖殿
覺變遽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發者三秦
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殺之遂納其妃生
子明貞觀初改葬追爵海陵郡王及謚後改封巢以明
嗣 評曰昔越椒伯石楊食我之生也明者聞其號視
其色已知其必滅宗則是性惡者自生而已然不可移
者也元吉始生其母見其相惡而欲棄之可謂高見矣

乃不幸為乳媪所養則宜深德乳媪及長為王而反以
忠言殺之彼其於生我之德不念也而況其他乎則夫
殺人以戲射人為樂而謂不可一日不打圍正與螫虫
一日不螫則必噬嚙草木以致其毒者無以異也卒之
數窮理極謀殺秦王以致喋血禁門艷妻被辱固天報
之歟予因此知建成本無殺秦王之心特元吉因薛寶
以元吉二字合之成唐起其自帝之心故欲乘機刺王
併圖太子而見太子止之因謬為愠曰為兄計耳於我
何害建成真以為為已也遂欲移其不得刺於元吉第
者行拉於昆明池而不自知其入於元吉之計中也方
且以皇太弟歡之元吉豈甘為皇太弟者哉卒之秦王

不可除東宮不可取而元吉成唐之佞反為元吉不吉
之讖則元吉者誤太子者也薛寶者誤元吉者也世之
咎元吉者乃曰建成除秦王懼奪太子也元吉何為者
耶殆不察元吉者矣

附李綱出李綱傳

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
不聽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
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寶誕佐之太原興王
地兵十萬粟支十年柰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
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日淺有關必諍今
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翌日帝

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刑於是釋歆 評
曰帝以宇文歆寶誕佐元吉守并州而元吉棄之以致
城陷則虎兕之逸龜玉之毀歆誕之責均也帝獨罪歆
何哉蓋歆嘗諫元吉過惡不聽而顯表之而不聞誕之
有一言故知此計之必出於歆而欲罪之綱思其平日
補闕之心欲釋其今日失計之罪故先以養成王惡著
誕之罪而後以不失愛子明歆之功明其功所以釋其
罪也誕有過不能諫有難不能脫焉用彼相咎將誰任
帝雖以綱言釋歆而終不以綱言罪誕豈避事者免責
固具臣之常歟雖然貞觀中帝與誕語昏謬失對詔以
衰耗不能事朕罷之不罪於高祖而竟罷於太宗亦詩

所謂見覲曰消矣

霍王元軌

元軌始王蜀後徙吳多材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為王者孰為賢乎魏徵對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論臣未嘗不自失也此其最優乎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可比前代何人徵對曰經學文雅與漢河間王德東平王蒼相似至論其孝行則曾參閔損不是過也帝由是遇之益厚詔納徵女為妃嘗從帝出獵遇群豕帝使射之筈不虛發群豕盡斃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爾豈不用為將乎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哀毀至

於羸瘠服除之後猶思念不忘菜食布衣終其身遇忌日輒累晝不食十年徙王霍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閉閣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約謹慎未嘗與物相忤數引見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答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其有備不敢入夜遁去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其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心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其違詔之罪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失定州矣有王文操者與賊戰敗二子鳳賢更以身翼蔽其父得全二子死縣抑之不為言元軌庶知之遣使弔

祭上其事詔贈鳳賢朝散大夫旌禮其閭元軌每朝數
上疏陳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常密驛咨逮
焉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淹練故事齊
賢歎曰是非吾等所及嘗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貨易其
租以取贏餘元軌曰我有差失汝合當諫正今反以財
利引誘我耶遂不聽後武后篡位元軌與越王貞等起
兵謀匡復社稷事不成徙黔州檻車載至陳倉薨 評
曰傳云孝者所以事君也又云事君不能忠非孝也故
臣子之職莫大於孝一孝立而衆善從之矣元軌居喪
哀毀而至以齋素終身孝也見武后篡位而起兵討之
寧死不顧忠而孝也其他禮處士旌孝子誅首惡以安

人斥國令以去利無非長厚之事順德之餘魏徵稱其
孝行曾閔不過信不虛矣

附郎餘令

出郎餘令傳

郎餘令定州人博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叅軍事
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
培塿而松柏為林改著作佐郎卒 評曰以元軌之賢
而有郎家二賢皆入府又有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則
左右前後皆端人矣蓬生麻中猶不扶自直况元軌之
生本直而又生於松柏之林雖欲不直其將能乎此其
所以賢益賢也嗚呼詩人恐賢者之不適則以扶杜自
歎元軌喜二賢之入府亦以培塿自愧則元軌之致此

二人必有道矣

舒王元名

高祖之在大安宮也太宗晨夕使尚宮問高祖起居時舒王元名纔十歲保媪謂元名曰尚宮有品當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以拜為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及長矜嚴自飭而疏於財利未嘗治家人生產業歷五州刺史實封千戶子豫章王亶治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訓子手詔褒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為仕進之資耶在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蹈之意垂拱中徙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縱家八暴百姓元名至一革之為治廉而且威進加司空武后時亶為丘神勣所構繫詔獄死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評曰元名以童穉之年尚能以侍婢斥尚宮而不拜其竒偉磊落之節固不待他日之行事而後見也太宗稱其真吾弟信矣然又以善訓子被褒則不惟真弟又真父也而卒之以子禍見殺悲夫

韓王元嘉

韓王元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參定與諸王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脩整當世稱之評曰甚矣元嘉之賢也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參定則與博父奉慈不聞墳典至賜市書之絹者異矣與諸王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則與巢隱謀害秦王者異

矣閨門脩整則與私侍官人下納弟妃如高祖太宗又
異矣其為當世之所稱不亦宜乎言之於後異矣與哉

江安王元祥

江安王元祥性庸遜四為州刺史所至即營財產無有
止厭時滕蔣虢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皆畏惡不願
行故時人為之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元
祥魁梧帶十圍食兼數人韓元虢元鳳雖亦鴻偉然不逮
也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評曰王僚例閒散謂之左
遷必為其王者體恤之優崇之而後願立於其朝矣今
元祥貪暴自恣至使得其府官者寧冒烟瘴犯霧露而
不願為之臣則雖帶束十圍食兼數人亦食粟之曹交

已耳烏能致賢士大夫與為善哉史稱其庸遜信矣

滕王元嬰

滕王元嬰貞觀十三年始王為金州刺史驕縱自恣不
循法度在太宗喪而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全無
哀痛又托言巡省部從民借狗取網以騷擾百姓所過
之地俱被其害又以丸彈人觀其趨彈以為笑樂城門
夜開出入任意無有限節高宗以書切責曰朕以王至
親不忍致于法今署下上考冀媿王心久之遷洪州都
督其官屬之妻妾有姿色者假托妃子宣召入宮與之
奸淫被典籤崔簡之妻鄭氏媠罵以鞋底擊破其面流
血乃免因此自愧歷旬不敢出視事後坐法謫置滁州

起授壽州刺史徙隆州復貪縱不循法其叅軍裴聿諫
正其失元嬰粹辱之帝嘗賜諸王綵段五百以元嬰及
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
錢緡二王大慚武后時進拜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
薨 評曰元嬰居兄喪而宴樂托省部而禽荒奸淫被
擊鞋之辱貪黷致賜麻之羞為人如此宜不足齒錄於
世矣而滕王之蝶洪州之閣至今猶想慕之何耶蓋畫
雖小伎苟至精工則如僧繇龍文同竹徽宗鷹吳道子
菩薩之類皆足自表於世何獨滕王蝶也至於洪州之
閣非謂滕王遂得以存之特當時紀述歌詠之工膾炙
人口而閣以文存滕王亦以閣傳爾今錄王勃序以見

其概云

○序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
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
之墟人傑地靈徐穉下陳蕃之榻雒州霧列俊彩星馳
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
祭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檐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
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
霓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踞出名區童子何知
躬逢盛饌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
凝而暮山紫儼駮駢於上踞訪風景於崇河臨帝子之
長洲接神仙之舊館層巒聳翠上接重霄飛閣流丹下

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崗巒之
體勢披綉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眙其駭矚閭
闔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
兩零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鷺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
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
俯唱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
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
具二難并窮睇眇於中天極娛游於暇日天高地迥覺
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
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閩
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

閣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
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詎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
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
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
處涸轍以猶懽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
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
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
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
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
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

丘墟臨別贈言幸奉恩於備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
公敢竭鄙忱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詩云滕王
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
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度幾秋閣中
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評曰子安此序雖昌
黎亦壯其文而欲往觀之則此序誠足為此閣重者但
結體近賦而自序嫌多故姚鉉選唐文不載

荆王元景

宋徽中房遺愛謀反玄齡子元景坐子則與往還繫獄時
吳王恪亦抵罪高宗謂大臣曰朕欲丐叔及兄死兵部
侍郎崔敦禮曰陛下雖申恩不可誦天下法遂賜死

評曰元景以高祖之子高宗之叔父至親至貴考之史
又無甚失德特以其子與反者往還而反者又玄齡子
尚主者為戚屬則子之平日往還所不能無而元景之
連坐似可以親議顧乃帝欲丐其死而不可得也得非
亦有以使之者歟不然當不至是

徐王茂元禮子

徐王茂險薄無行父元禮疾姬趙氏有美色茂逼蒸之
元禮切責茂憤恚遂屏元禮之侍衛藥膳且曰為王五
十年足矣何服藥為元禮以不食薨茂嗣上元中事洩
流死振州 評曰茂罪蓋不容於死矣人子之事親也
惟恐親之不得永其天年而無以伸罔極之報也故晨

夕必視膳有疾必嘗藥加殮則必喜安寢則始退三公之責不易一日之養承祭之豐不如奉養之薄此其心之不可解者也故嘗愛日豈有以五十年之王為已足而遂死其親乎茂乘父之疾逼蒸其姬一當死見父切責遂屏其侍衛藥膳二當死利父之速死而竊其位三當死許世子一不嘗藥不免弑君之誅茂負二大惡真一死不足以塞辜者乃至上元而始流死振州亦為無天道矣

同平章事勉以下元懿後

鄭王元懿曾孫勉字玄勵少喜學內沉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龐錯號難治勉摧奸扶隱

為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嘆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出為汾州刺史評曰昔高祖初漢大臣皆同事無等威自叔孫通制禮儀而高帝嘆吾今日始知皇帝之貴肅宗興唐武臣崛興無法度自李勉劾背闕坐而肅宗嘆吾有勉始知朝廷之尊夫天子至尊至貴惟不自有其尊貴所以貴益貴尊益尊也而二主若幸其尊貴然何居易之履曰上天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節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蓋天上澤下理之正也故為履以辨

別上下之分而後民志可得定焉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以經制數度之等而後德行可得議焉况草昧之初其分未明多難之秋其節未立使不為之禮制以防閑之則功臣咸以擊柱爭大將咸以背闕坐彼此相師漫無綱紀而好犯上作亂者因之以起矣故禮儀制而皇帝貴非以貴自驕也使知貴賤以位民不可有出位之思也不恭効而朝廷尊非以尊自恃也使知卑高以陳下不可有陵節之念也此聖人安上治民之大術而非經生末學不知體要者所得論矣

○尋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居官又未

嘗收飾器用軍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玳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滑毫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 評曰善理財者惟寬厚乃能得之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反不可得矣如西南夷舶歲纔四五至縱苛取之所得幾何明年至者四千餘柁縱寡取之入自贏餘蓋利者利也易以不疑所行為利謂行之順便即利也商以利來以失利去故通其利於人則利壅其利於已則不利嗚呼豈惟夷舶然哉

○德宗立就加同平章事貞元初帝問勉曰衆謂盧杞

奸邪朕固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時躡其對以太子太師罷卒 評曰太奸似忠大邪似正忠正唯其似故常飾於其所勉奸邪實其性故時露於其所忽凡人猶爾何況大臣蓋其見王之時少則得以用其勉而著其善退而閒居之時多正其為不善無所不至之時而何暇掩其不善此杞之奸邪所以天下皆知而帝獨不知也李勉此論可謂洞見其肺肝矣乃帝終不以杞為奸邪而反罷勉豈其如昔人所謂好畫龍不好真龍好野雞不好家雞也耶

○勉少貧俠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於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籍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 評曰李勉所以處逆旅諸生者有仲尼殯友之心有楊震畏知之介有季札掛劍之義有孔明託孤之信真古長者也而史以貧俠稱之夫俠士尚氣類輕財重義使其處此當亦能之然未必中理如此史特以其貧而勇於義有俠之風而不知俠非所以論勉也

同平章事夷簡

夷簡字易之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始常皐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

樂非諸侯所擅制十三年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
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為淮南節度使卒 評曰夷
簡知臯頤之作樂為擅而廢之使禮樂出自天子自知
能不過裴度而讓之使征伐專於闔外皆人臣奉公憂
國之誠心而較其孰難則讓尤難蓋人莫難於自知尤
莫難於自屈而能於功名之際自謂不如而退焉以推
之能者則視子貢之不如回又當過之故周勃以木訥
讓平使開文帝治安之績論者必曰平勃無軒輊也盧
懷慎以伴食讓崇使成元宗開元之治論者必曰懷慎
如有容也則裴度之功亦夷簡之讓成之而可遂謂其
不能有以過度哉

同平章事宗閔

宗閔字損之擢進士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
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
長慶穆宗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
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丐取士不以實
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媿怨顯結植黨相磨軋凡四
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 評曰按范祖禹曰昔漢之黨
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
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
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群臣有黨

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
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穆宗以後權
移於下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僭濫刑罰放縱士之
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惟恐
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厲名節立廉能以抗權
奸者斯為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
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
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
者可不防其漸哉又按石敏若曰唐稱黨曰牛李且德
裕嫉人為黨者唯不能誅人之黨而徒忿惡之彼以妖
氛毀此以犢子譏與之對壘而相為怨隙焉是以天下

亦名德裕曰黨惜乎無有推原德裕之心者也且德裕
之黨誰歟大抵不過鄭覃陳夷行李紳李讓夷等數人
矣而覃等所為頗有可紀若夫牛黨則皆險回無恥機
穽深毒竒發巧中閔子薄俠尤致死力襄陽之斬口騰
偽讖端溪之貶門集賀賢此亦古所未有也且自牛觀
之功業孰與德裕之多諫爭孰與德裕之切然則牛可
名黨而德裕輩乃風雲律呂之合其不可謂之黨明矣
所可為德裕惜者不明按其黨以誅之耳當時柄軸宜
沐浴而朝曰此曹為黨以傾賢臣以紊邦政請正以罪
與國人同棄之此宰相職事又何必黜以他罪如以交
通劉稹貶宗閔以家行不謹坐李漢之類使天子謂德

宗附會不由公正以致黨名加以千載不磨可勝嘆哉
合二說觀之范並罪牛李而石獨恕李且云牛可名黨
李不可名黨夫宗閔德裕特以錢徽之斥遂致嫌怨交
構植黨相傾禍流播紳餘四十年彼固自以為黨人亦
共目為黨而石顧欲以為不黨乎異已者逐同已者引
惟為身謀不恤國計二黨皆然厥罪惟均至責德裕不
能沐浴而朝明按其罪此又不明乎事機之說矣夫以
孔子之大聖討陳恒之大逆猶弗克如志而徒慨嘆於
不敢不告况當德裕而易為之我沐浴而請彼亦將沐
浴而請人其自賢焉雖孰別人各討賊電言何從要其
歸則唐黨勢利勢窮利盡而後止者其見之審矣然則
終不可去乎辨之於早防之於漸亦范論也亦夫子之
論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來者
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

○俄復為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知名士若唐冲薛座
袁都等世謂之玉筍太和_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特
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引牛僧
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善皆逐之久之德
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
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
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
揚虞鄉張元夫蕭澣為黨魁德裕固請皆出為刺史帝

然之宗閔曰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
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實
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出為山
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嫉德裕共訾短之乃
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宗閔
極言營解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宦者求宰相乃貶
宗閔潮州司戶親信並斥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
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雲晦帝
乃詔宗閔德裕姻家明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
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評曰按通
鑑司馬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

若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
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
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黨在人主所以辨
之爾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序位量能而受官有功者
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朋黨何自而
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邪正並進毀
譽交至取舍不在於已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
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醴酸而蚋聚故朝廷
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群臣也文宗嘗患
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
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

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群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又石敏若曰唐之朋黨磨軋四十年人主有心於治朋黨曾不考言行而辨賢否逢吉溫裴度而憲宗出之宗閔救楊虞卿而文宗叱之裴度節度山南官無平章而敬宗怪之出之而復召叱之而復留怪之而不罪則賢否終不可辨矣裴度有平淮之大功諸侯四夷望風畏安國家利社稷當時一人爾李德裕在穆宗朝草詔論事過人遠甚敬宗令浙西造器服抗章不奉詔乞禁泗

州戒壇奏止亳州聖水上丹宸箴獻方士疏凜凜有大臣節文宗時論李訓奸邪其後訓果敗議維州降僧孺沮之其後帝聞監軍王踐言之讒始咎僧孺此二臣者皆有已然之效試挈宗閔逢吉所為以較之則朋黨不必治矣帝乃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夫河北不足虞也朋黨去則賊自平二李八閔能去則河北在掌上矣由二說觀之溫公但言人主當分別群臣之孰公孰私孰誣孰實而不舉其人石生則極才德裕而斥二李指逢吉八閔之當去若以溫公為未核者殊不知論事之法就事論事則曲直自明若旁引曲證雖若有據而本真反失矣如牛李之黨始則僧孺宗閔與吉甫相惡

稱牛李後則德裕以父吉甫之怨而擠之實二李非牛李矣宗閔對策譏切時政爾非有怨於吉甫也吉甫不當怨德裕亦不當復怨而况其所以復之者皆傾邪之術也考徽之典貢舉也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輝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諉徽求致第籍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皆與徽厚文昌怒即奏徽取士以私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殷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耶勅子弟焚書則徽之典貢舉也文昌紳有私書而宗閔無書也縱有之徽不私於文昌紳又豈私於宗閔特德裕同紳翰林知紳之必不悅徽也故激之使怒

文昌而共擠之則二李之黨矢固不在宗閔也且文昌紳幸遇徽長者不以書自直儻直宗閔未必罪而文昌紳以德裕累矣但快已私不虞人害德裕之為謀孔閔秉心亦忍也温公為德裕諱故不舉其人而石生不加深放徒撫拾其平生之行畧以繫黨事幾何而能得其事理之實哉又温公謂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石生却謂二李八閔去河北在掌上矣其論每反盖温公老成故知事之難石生英銳故出言之易然而天下國家之事類非輕謀喜事者之所能辨又柄國者所當知也

○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

宗藩訓典卷之八
諷帝帝因紫英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欲授一官陳夷
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寶曆敬時李續張又新號
八閔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昔舜逐四凶天下治
朝廷何惜數檢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
愛憎奪遂擢宗閔杭州刺史會昌武中劉稹敗得交通
狀流封州宗閔性幾警始有當世令名既寢貴喜權勢
杓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韓
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
以是敗評曰石生論德裕之黨不過鄭覃陳夷行李
紳李讓夷等數人乃風雲律呂之合而牛黨則皆險回
無耻機穽深毒閔子溥俠尤致死力此一時佞口殊未

足信如李紳自以周漢賓囑徽而徽不從遂誣徽私其
宗閔代德裕復怨可謂不險回無耻乎至於鄭覃能使
楊嗣復畏而不敢援其所善之宗閔及帝欲授以一官
則陳夷行又言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且以四凶比之
欲朝廷逐檢人可謂不機穽深毒乎使若人而可為風
雲律呂之合則凡附會而朋比者必其聲相應而氣相
求者也孰不可為風雲律呂之合乎帝詔二黨姻家門
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則黨德裕者豈止鄭陳輩數人
乎黨不必皆不肖即有賢者亦或撓其節而陷入之矣
如關子中栖楚之忠直禹錫之歌詩陸贄之春秋宗元
之文章非不表表於世儻不傳匪人自勵材猷則史所

贊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故論事者不可有意必之心一
有意必之心則不公不平必至舛謬而不足以服人之
心矣此君子所當戒也

協律郎賀

李賀字長吉甫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
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三人大驚自是
有名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
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暮歸母探囊見
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以父名晉肅不肯
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
驚邁絕去翰墨畦逕嘗時無能勅者樂府數十篇雲韶

諸工皆合之弦管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評曰李賀

七歲能文真奇質矣高軒過之賦為愈湜所驚古錦囊
之書為母所怒蓋其心以為語不驚人平平爾故尚奇
詭雖嘔出心而不顧行不絕俗卑卑爾故好特異寧薄
進士而不為觀其人豈不斤斤為難能者哉然而非中
庸之道也非中庸之道則非遠大之器也卒之官止協
律自同伶人數限三九不盡天年豈造物者忌之耶抑
其思傷過苦工瑟而拙求齊神竭太用朝聞而可夕死
耶故子弟有奇質未足善有奇質而善養之使其渾厚
和平足以任重道遠而成大器乃足善賀集四卷今錄
高軒過以例其餘

宗藩詩典卷之四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炯炯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麗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評曰觀此詩賀固自以為人中龍矣然以七歲孺子辱二賢大夫臨而問之正如草天之逢春風鳳雛之向旭日長養成就未可量也而乃感秋蓬之死草嘆垂翅於冥鴻此固李廣難封馮唐易老者之所為嘆惜者賀何為哉二公雖驚其奇才而亦不謂其不第不壽已兆於此蓋器小不能大受量促恐泥致遠非知微者未易察也噫

附韓愈李商隱杜牧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菑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而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

周公曰克昌厥後又

曰駿發孔子不偏諱二名

孔子曰宋不足徵也又曰某在斯

春秋不譏

不諱嫌名

衛桓公名完

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

哲曾子不諱昔

曾子曰昔者吾友又曰楊裘而弔

周之時有騏期漢之

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

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

轍為某字也漢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

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澣勢秉餓也惟宦

官官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

論近代宗廟諱士機近玄宗廟諱

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

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可耶凡事父母

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

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

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

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則是

宦官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評

曰史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辯然卒亦

不就則是賀以父諱不舉進士而愈作諱辯勸之也及

觀諱辯則是愈嘗有書勸賀舉進士而諱辯之作則因

賀舉進士而爭名者毀其犯父諱并及勸之者故愈作

此以釋賀且自釋也蓋賀本不欲舉進士見愈書勸之

故舉及舉而人爭之且毀及愈故雖愈為之辨而卒不

就也賀真恬退矣哉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叅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為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爾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採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書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

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

叩頭言阿彌

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

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

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窓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畚畚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

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
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評曰商隱此傳蓋記其將死赴
白玉樓之召爾商隱好奇又哀賀不幸短命死故書此
云亦未暇論其事之有無也

○序略曰唐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
其詞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
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
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
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廢殿梗莽丘隴不足為
其恨怨悲愁也鯨吐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
幻也蓋騷之首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懣

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
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
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
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
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
五年京兆杜牧為其序 評曰賀生而無父太夫人鞠
之有姊適王氏七歲能詩詞為韓愈皇甫湜所知遂得
與王叅元楊敬之權璩崔植諸公游舉進士又以父諱
為爭名者所毀卒不就官止太常寺奉禮郎而卒年二
十七太夫人哭之又無家室子弟獨有歌詩四編臨死
授其友人沈子明而杜牧序之得以聞於代嗚呼何其

窮也自古有才名者多為造物所忌賀豈造物忌之耶
然孔子稱有大德者必得其祿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
得其壽何也德固與才異也

